

清宫之谜丛书

千古愁 康熙废嗣之谜

成崇德 张
李景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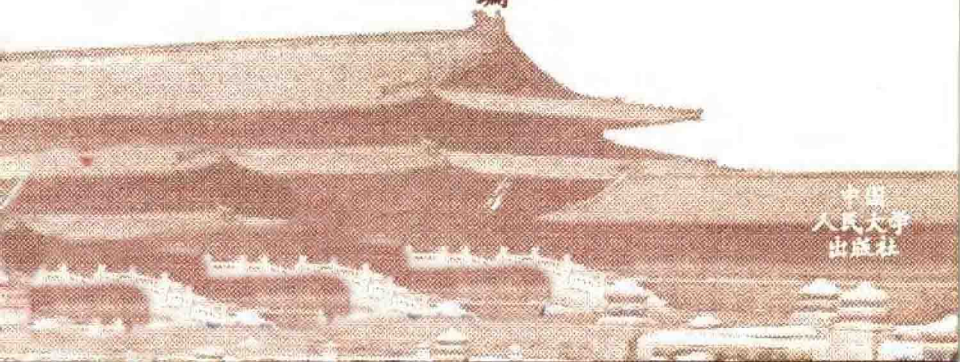
研 主编

49.09

清宫之谜丛书

千古愁 康熙废嗣之谜

成崇德 张研 主编
李景屏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古愁: 康熙废嗣之谜/李景屏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清宫之谜丛书/成崇德 张研主编)

ISBN 7-300-02034-8/K · 210

I. 千…

II. 李…

III. 清代-宫廷-皇妃-史评

N. K249.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4784 号

清宫之谜丛书

成崇德 张研 主编

千古愁

康熙废嗣之谜

李景屏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码 10087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4.375 插页 2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91 000 册数: 1-5 000

定价: 5.00 元

前言

06

《清宫之谜》丛书是系列丛书——《清帝传奇》的姐妹篇。

她同样是一部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共十二册，每册十来万字。她同样根本区别于一些胡编乱造、信口雌黄甚至为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而沦于下流的做法，一些刻板教条、枯燥乏味甚至为赶风头而随意塑造历史的做法，而是一批专攻清史的中青年学者，力图文史哲结合、寓雅于俗、奉献给广大民众的尝试力作，于是，她同样是一部高品位的，能够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历史通俗读物。

十二册书以叩人心弦、惊险离奇的史实传闻，丝丝相扣、严谨冷峻的逻辑推理，炳炳麟麟、云谲波诡的泼墨行文，引导读者走入一座座迷宫，破解一个个疑团。在分风劈流的迭宕波折和雄深辨析中，使读者在俗文化消闲的同时，登上雅的殿堂，站在清史研究的最高层次上，陶冶情操，启迪睿智，丰富人生。

十二册书凝结着作者与编者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拳拳之心。作者与编者将此心献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历史既可以从这里延伸，也可以在这里断裂，古往今来“有子不肖，卒亡宗祀”的悲剧久久回荡在康熙的脑海中，千古愁思，悠悠情怀，俱在胸臆中！

目 录

BA38 / 06

引子..... (1)

速废太子：训储不得其道..... (3)

强化教育所引发的隔阂/“昵比匪人”的传言/
怒废太子/所谓“为鬼物所凭”之说

废储之谜：皇权的无限膨胀..... (28)

热症所引发的感情危机/ 对索额图的 防犯、猜
忌/对太子党的遏制/王鸿绪密奏/“窥探至尊动
静”

扑朔迷离：太子废而复立..... (46)

仓卒间复立胤礽/复立胤礽的内幕/难以收场的
议储会 /四阿哥胤禛的崛起

难解之谜：旋立旋废..... (78)

风云突变/胤初——政治天平上的一个筹码/对
第二个所谓皇太子党的疑虑/一颗被储权所桎
梏的心/陷入困惑的康熙

千古之谜：不立太子..... (97)

储位之争再度激化/不甘幽禁的二阿哥/难以平
息的立储呼声/不立皇太子

余波：悠悠情思与赫赫皇权 (121)

君、父两难全/被皇权扭曲的心

引子

06

文武百官依序恭立在太和殿内，站在殿门左侧的宣制官高声念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自古帝王继天立极，抚御寰区，必建元储，懋隆国本，以绵宗社无疆之休。朕缵膺鸿绪，夙夜兢兢，仰惟祖宗谟烈昭垂，付托至重，承祧衍庆，端在元良。嫡子胤初，日表英奇，天资粹美，兹恪遵太皇太后、皇太后慈命，于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立胤初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

册立正使辅国公叶布舒、都统图海及册立副使户部尚书觉罗勒德洪、兵部尚书王熙等持节站在丹陛之下。宣制结束后，正副使一行四人走至太子面前，不满两岁的胤初双膝跪地，从正使手中接过用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的金册，从副使手中接过刻有太子之印的玉宝；

皇帝率刚刚被册立的皇太子去奉先殿祭告，皇帝的拜褥设在槛内，皇太子的拜褥设在槛外；

皇帝率皇太子、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六部尚书等满汉官员前往太皇太后、皇太后宫行礼。

翌日，皇帝御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为建储诏告天下，颁布恩诏三十条。胤礽遂成为清王朝第一位皇太子。

遽废太子：训储不得其道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七月，热河行宫。

依水而建的莹心堂清凉幽静，放眼望去湖光山色融为一体，就像一副宁静的画面镶嵌在天地之间。只有微波拍岸发出的些许声响，幽幽送入人的耳际。

康熙一行于六月初二抵达正在不断扩建的避暑山庄。位于京师东北约400里的热河，处于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接处，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始在此构建避暑山庄。兴致勃勃的康熙建议仿照杭州西湖苏堤先修芝径云堤，堤分三支，穿湖而行，奠定了湖区布局的整体风貌，正像他在一首御制诗中所云：“命匠先开芝径堤，随山依水揉幅奇。”避暑山庄的修建既使得不耐暑热的清朝皇帝有一个固定的避暑胜地，又使得以蒙古各部作为屏藩北疆万里长城的清朝统治者，可以在毗邻蒙古牧地的口外，建立第二个政治中心。

康熙在亲政之初即把平定三藩，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保证漕运的畅通作为三件大事，“书宫中柱上”。在经过41年的统治之后，吴、耿、尚三藩的割据势力被彻底铲除了；因

黄河入淮所酿成的淮河下游水量急剧增加而倒灌洪泽湖，以及因淮河河床、洪泽湖湖底被黄河水中所携带的大量泥沙淤积造成的漫堤、决堤等问题都得到有效的治理；而中河的开凿又保证了南北大运河的畅通及漕运的顺利进行。在此期间，康熙还兵不血刃地收复了台湾；击败了袭扰漠北的噶尔丹，使得驻牧漠北的喀尔喀三部倾心内附，把清帝国的版图拓至大沙漠以北。在康熙的统治下，国家统一昌盛，人民安居乐业，边疆地区得到开拓，康熙的文治武功足以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元帝国的奠基人成吉思汗等等雄才大略的君主羡慕不已。

一轮明月照在清沏的湖面上，泛起点点白光。莹心堂内依旧是烛光通明，劳累了一天的康熙正伏案疾书，为《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一书作序：

朕只承天眷，懋绍祖宗丕基，为亿兆生民主，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虽越在边徼荒服之地，倘有一隅之弗宁，一夫之弗获，不忍恣然视也。西北塞外喀尔喀七旗，与厄鲁特四部落，并号雄藩，同奉职贡，非一日矣。不意有厄鲁特噶尔丹者，赋性凶残，中怀狡诈，戕害兄弟，兼并四部，蚕食邻封，其势日张，其志益侈。朕初闻厄鲁特与喀尔喀交恶，随遣亲近大臣，颁赏赉以和解之。迨其后兴兵构怨，又命大臣晓譬利害，谕令息争。乃噶尔丹抗旨狂逞，致喀尔喀为所溃败，叩关乞援……

回首往事，不免要触到康熙的心病——继承人的问题，对于已经 55 岁的皇帝来说，还有什么比后继无人更为急迫的问题呢？

从形式上看，早在 33 年前康熙就已经解决这一问题，册

立皇后赫舍里氏之子胤礽为皇太子。赫舍里氏系满洲大臣索尼的孙女，内大臣噶喇布之女，一等侍卫索额图的侄女，康熙四年（1665年）七月被12岁的皇帝册立为皇后。赫舍里氏生有两子，长子胤祐四岁夭折，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生育次子胤礽时，因难产而逝，追谥为孝诚皇后。胤礽是康熙唯一的嫡子，在孝诚皇后赫舍里氏之后，康熙又先后册立过两位皇后——孝昭皇后钮祜禄氏、孝懿皇后佟佳氏，但这两位皇后均未生育子嗣。

胤礽是清代第一位皇太子。清自开国以来，由于受传统的军事民主制的制约，预立储君的作法总是要受到推举制的干扰而未能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努尔哈赤在开创之初就有立储长子褚英之意，但由于褚英为人慳吝，气量狭小，得不到掌旗弟兄的拥戴，屡被告讦以至努尔哈赤不得不放弃立储的尝试，将其幽禁。胤礽的曾祖父皇太极之所以能继努尔哈赤而立，是由于兄弟子侄的推举；胤礽的祖父顺治皇帝之所以冲龄即位亦是诸王会议的结果；至于既非嫡子亦非长子的康熙，在顺治大渐时被孝庄皇太后等人作为嗣君的人选提出，也仅仅因为年仅八岁的康熙已经生过天花，不至像顺治那样因生天花而青春早逝。直至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1676年1月27日），立国已经整整60年的清帝国终于改变了以往不立太子的作法。

康熙十分重视对太子的教育，“亲教以读书，继令大学士张英教之，又令熊赐履教以性理诸书”。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召江宁巡抚理学名臣汤斌等辅导太子。汤斌的道德学问在康熙年间首屈一指，更为难得的是，这位“出经入史”的读书人，并非只是崇尚空谈的书呆子和言行不一的伪道学者，

而是一位勤政爱民、忠于职守、洁身自律、不畏权贵的清廉、刚正之官。汤斌任职江苏期间，正值明珠当权。江苏闹灾报蠲获允后，明珠党羽声称报蠲获允系明珠全力促成，示意汤斌以地方财政40万两酬谢明珠。汤斌坚决不允，厉声答道：“民有银宁不完国赋而入私门乎？吾宁旦暮斥，不忍见若等剥民媚权贵也！”明珠及其党羽遂对汤斌怀恨在心，屡屡在康熙面前陷害汤斌，康熙在得悉真情后愤然言道：“尔等不欲世有清官耶？！”有鉴于此，康熙特授汤斌礼部尚书之职，令其辅导太子。

在教育太子方面，康熙力求以史为鉴，吸取历朝历代的教训，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六月七日的谕令中，对汤斌、达哈塔等讲官语重心长地言道：

自古帝王，莫不以豫教储贰为国家根本。朕恐皇太子不深通学问，即未能明达治礼，是以孽孽在念，面命耳提，自幼时勤加教育，训以礼节，不使一日暇逸……

朕观古昔贤君，训储不得其道，以致颠覆，往往有之，能保其身者甚少。如唐太宗亦称英明之主，而不能保全储副……

尔等皆有闻誉，今特委任。尔等宜体朕意，但毋使皇太子为不孝之子，朕为不慈之父，即朕之大幸矣！

胤初在出阁讲学后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满洲讲官达哈塔称赞皇太子“睿学久已大成，即汤斌等亦赞服不可及”；记注官彭孙遹盛赞皇太子“睿质岐嶷，学问渊通，实宗社万年无疆之庆”；记注官伊图、高裔夸奖皇太子书法“天然秀成，结构精密，不但满洲不能及，即汉人之内久习书法者亦不能及”；记注官朱都讷、米汉雯等人则对皇太

子对《孟子》“分人以财谓之惠”的解释赞不绝口，称之“洞彻书理，开卷即讲，毫无迟疑，毫无遗漏，虽皓首穷经之士亦不能至此”。这些赞誉之词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康熙不得而知。据《起居注》记载，胤初在听完讲官进讲后言道：

皇父言《中庸》一书，论性命精微处无以复加，当细细玩味，温故知新，尽人以合天，方为不负所学，不可以讲完而忽之。

又据起居注官翁叔元、博济记：

是日也，皇太子自卯至酉，正襟端坐，读书则节奏琅然，写字则声容不动，左右侍侧，莫不叹服。

另据起居注官库勒纳、田喜霖记：

时盛夏初伏，溽暑炎蒸，皇太子凝神端穆，冠服严整，仪度从容，伏案作书，持笔甚敬，而汤斌、耿介常常昏倦……

对于皇太子品德的培养、知识的启迪，康熙更是“孳孳在念，面命耳提”，于日理万机之暇勤加教育。皇太子的素质、能力、水平都直接关系到大清王朝的兴衰。在历史的长卷中，“有子不肖，卒亡宗祀”的记载难道还少吗？启的儿子太康即位仅一年就因“不恤民事，为后羿所逐，不得返国”；“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的商纣王终未免国破身亡的下场；止谤的厉王、烽火戏诸侯的幽王都因失德而敲响了西周衰败、灭亡的丧钟；至于秦王朝、隋王朝在统一全国后二世即亡的事实更留下了足以令历代帝王不寒而栗的教训……

为了使胤初能成为一位合格的皇储，康熙对太子进行更为严格的训练。无论是巡视塞外蒙古各部还是南巡治河工地，无论是出巡西部行省还是视察京畿之地，康熙都要安排太子

胤礽同行，以便让这位生于宫禁、长于宫保之手的继承人了解民间疾苦，体会驾驭天下臣民及怀柔蒙古各部王公之道。对胤礽来说，从寒暑无间就读于无逸斋的宁静生活到风餐露宿，频频出巡，自然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六年间胤礽陪同皇帝出巡，足迹所至如下所示：

康熙四十年（1701年）五月至九月，巡幸塞外，分别会见喀尔喀、阿霸垓、苏尼特、翁牛特、奈曼、鄂尔多斯、科尔沁、四子、吴喇忒、喀喇沁等部王公贵族，赈济贫苦牧民马匹，无马者借给马十匹，马少者补至十匹，令彼等蓄养繁殖，八年后再将原马归还。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一月至二月，西巡五台山；同年四月至八月出巡热河一带围场，习武射猎，接见、宴请外藩蒙古；该年九月二十五日自陆路启程，南巡治河工地，途经永清、文安、河间、献县、阜城、景州、德州等地，时值初冬，天气骤冷，以致胤礽因偶感风寒，中途病倒，滞留德州月余，不得不中止南巡。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再次南巡治河工地，经新城、临河、任邱、阜城、德州、禹城、邱家岸而抵济南府，在登临泰山后又经新泰、沂州奔宿迁，遂在宿迁登舟，经中河渡黄河，巡视徐家湾、祥符、烟墩、龙窝等地堤坝（此为康熙六次南巡中的第四次）。同年五月去热河巡视塞外。十月西巡，经涿州、保定、真定、井陉出固关抵太原，又自太原南下巡视介休、洪洞、曲沃、运城、晋县，西渡黄河，经潼关抵达西安，阅兵城外，宴赏青海蒙古王公。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六月至九月巡视塞外，会见内属蒙古各部王公贵族。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正月至闰四月，胤礽陪同康熙第五次南巡黄河、淮河、运河工地，该年五月至九月又随皇帝去塞外。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二月，巡视京畿，五月至九月巡视塞外。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至五月陪同康熙第六次南巡，巡视清口、洪泽湖、高家堰一带水势，制定疏浚洪泽湖各口方案；该年六月至十月又陪同康熙出巡蒙古。

除此之外，康熙亦十分着意于皇太子能力的培养，在三次亲征噶尔丹（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期间，俱令太子留守京师，处理日常事务，各部院衙门的所有本章，“停其驰奏，凡事俱著皇太子听理，若重大紧要事著诸大臣会议定，启奏皇太子。”

在康熙看来，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最终要由他交付皇太子去治理，为此他不得不对胤礽进行强化教育，对“往古成败”、“人心向背”、“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都要“精详指示”，一一面授机宜；为此他安排皇太子学汉文、学满文、学骑射、读经史、习书法，自朝至暮“读书无逸斋”，“虽元旦佳节封印之期，亦不少辍”。以至童心未泯的胤礽，为了求得稍许休息的时间，不得不挖空心思，拐弯抹角，以恭送太皇太后幸畅春园为由，商诸讲官。据《康熙起居注》二十六年六月初十记载：

皇太子又温诵《礼记》数节、经义一篇，各一百二十遍。诵毕，顾汤斌曰：“太皇太后明日幸畅春园，皇父于五鼓还宫恭迎，予应随去否？”斌启示：“此事宜启奏皇上。”皇太子曰：“奏父皇自不待说，但应去与否，须

咨汝以决。”斌启曰：“皇上 一言一动俱成礼法，自当请旨以定去留，臣不敢擅便。”

汤斌的回答虽然很令皇太子失望，但在当天下午康熙驾至无逸斋时，还是乘机奏道：

皇上教皇太子过严，当此暑天，功课太多，恐皇太子睿体劳苦。

而在此之前讲官达哈塔、詹事府詹事尹泰也都有过类似的陈奏。在康熙谈到对皇太子的教育要“课以诗书，兼令娴习骑射”时，达哈塔就曾直截了当提出“惟思皇上每日勤教太严，恐皇太子过劳”的问题；而当康熙令“随取皇太子楷书”给诸臣“细观”时，尹泰则以“窃见皇上谕教皇太子过严，臣是詹事，职分所在，若畏死不敢言，异日死有余辜”等上奏。然而康熙并未意识到这种强化教育，在皇太子心灵所形成的重负。每当有人提出“皇太子每日功课甚多”时，康熙总不免略带几分得意之色言道：

皇太子每日读书，皆是如此，虽寒暑无间，并不以为劳苦。若勉强为之，则不能如此暇豫。汝等亲见，可曾有一毫勉强乎？

朕幼年读书必以一百二十遍为率，盖不如此则义理不能淹贯，故皇太子及诸皇子读书皆是如此。顾八代曾言其太多，谓只须数十遍便足，朕殊不以为然。

从表面上看，康熙的确没有勉强胤礽目不交睫地苦读，但在实际上皇太子的特殊身份已经使得胤礽别无他择。强制性的苦读，所带来的不仅是胤礽学识上的增长，亦导致皇储同皇帝之间隔阂日增。或许是为了弥合这种心灵上的裂痕，在汤斌逝后，康熙未再给东宫选派新的讲官。诚如孔老夫子所言，